

第三一八册

明倫彙編

官常典

政事部

（卷）
七
四
六
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七百七十四卷目錄

政事部名臣列傳四

周四

韓起

屈建

伍舉

申不害

漢

郅都

任安

杜延年

尹賞

蕭咸

何武

魏舒

蔣掩

沈諸梁

公孫鞅

田仁

胡建

杜緩

蕭育

蕭由

官常典第七百七十四卷

政事部名臣列傳四

周四

韓起

按左傳襄公七年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曲爲直參和

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九年夏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飭上之使佐上軍十三年夏晉侯蒐於絲上以治兵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二十六年冬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幸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二十七年夏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留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繇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七年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底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鵲鳴在原兄

弟急難又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成田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蔑求晉國亦未可以貶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關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爲用之且吾以玉買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買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賈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特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

敢私布之韓子辭王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微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喬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蔞令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魏舒

二十八秋晉韓宣子卒
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四月欒黶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黶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 二十五年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阮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阮又克諸晉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事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二十八年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鄆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

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條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昭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實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嚴茂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問之曰必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覲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母墜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

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其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遲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九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饕餮安有畜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帝帝舜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潁川潁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不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抵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別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水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

之在乾之垢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三十二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

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勳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徵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顧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勦諸侯用寧蚤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哀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子秋泉尊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後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干位以

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切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儀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子秋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衛彪後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於南范獻子去其柏棹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屈建

按左傳襄公二十二年冬楚復使蔣子馮爲令尹公子駒爲司馬屈建爲莫敖 二十三年夏屈建從陳侯圍陳 二十五年秋七月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遂以右師先子疆息桓子捷于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疆曰久將蹙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十二月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薳子之功也以典爲掩 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戊申叔孫豹齊慶封

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鄭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于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于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王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謂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

風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棄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

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二十八年冬十二月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爲掩

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楚爲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爲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十二月楚子以減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爲子之功也以與爲掩 三十年秋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爲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伍舉

按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大帥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逐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執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餼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微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鼓鉤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秣秣馬尊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敎吳叛楚敎之乘車射御驅使使其子孤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吳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黃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

而陳晉將遁矣苗黃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黃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展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昭公元年冬十一月己酉楚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繼而弑之葬王於郊謂之郟敎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驪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晉侯許之 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名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

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戰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叔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夫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叔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後叔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我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修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夫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叔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處封唯逆命是以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獄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康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衡衛士祖與觀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叔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僞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使叔觀王從之遷賴於郢按楚語湫舉安於申公子牟子牟有罪而亡康王以湫舉爲遣之湫舉奔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侑曰子尚良食二先子其皆相

子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國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湫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令尹子木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與晉然蔡吾甥也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若楚其大夫則賢其大夫皆卿才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或譖王孫啓於成王王弗是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通矣王孫啓與於軍事謂先軫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與王心違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諸侯之從者畔者半矣若救民離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爲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爲師王子變爲傳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曼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盧盧敢黎殺二子而復王或譖析公臣於王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譖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爲也昔離子之父兄譖離子於恭王王弗是離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鄆之役晉將通矣離子與於軍事謂樂書曰楚師可料也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敗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樂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離子之爲也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取於鄭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使子南戮於諸侯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於襄老襄老獲於鄆二子爭之未有成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爲行人於吳而教之射御道之伐楚

至於今爲患則申公巫臣之爲也今湫舉取於王子牟子牟得學而亡執政弗是謂湫舉曰女實遺之彼懼而奔鄭鄭然引領南望曰庶幾赦吾學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爲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若齊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不然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爲我召之吾倍其室乃使湫鳴召其父而復之 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龍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朝聘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觀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通

者驪離而遠者距遠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氣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稽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于來王在靈囿鹿攸伏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沈諸梁

按左傳定公五年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哀公十六年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潘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信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于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

不遠矣勝自厲劍于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詔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徵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闔爲王子闔不可遂劫以兵子闔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底焉辱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閭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曹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失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曹乃曹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曹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膏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掩掩而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曹而進遇慶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

子者楚不國矣葉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盜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賴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章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十七年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葉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車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夷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詔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故卜子國而使爲令尹十九年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於敖

申不害

按史記本傳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公孫鞅

按史記本傳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

孫氏其祖本姬姓也執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執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名執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執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執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能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執執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能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執執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執執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執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服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執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執變法恐天下

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富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放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棼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闕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食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并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是以執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閭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刑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卽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卽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卽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卽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

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執之得見也從孟蘭
阜今執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
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
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
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
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
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
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
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
女之別大築冀闕管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
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
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
乎商君曰諾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
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執之藥也執將事子
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刑之鄰人也聞秦
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
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
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
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
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
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
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
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
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
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
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

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
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
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
不道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
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
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
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駟乘持矛而操闔
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
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
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鄒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
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
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
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
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
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闕下欲舍
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
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
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叩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
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人魏弗歸不可
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
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
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漢

郅都

按史記列傳郅都者揚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
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
姬如廁野鋌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

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事賈
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鋌亦去太
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嗣氏宗人三
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
南太守至則族滅嗣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
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
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
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
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
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
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不予
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
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
乃使使持節拜都爲屬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
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
不近屬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其能中
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
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
是遂斬郅都

田仁 任安

按史記褚先生補傳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
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衆陽人也少孤貧因爲人將
車之長安留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
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剡道近山
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爲求盜亭
父後爲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

雄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鬻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人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貪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軼軼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

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懼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顧少卿無相誣汗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強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書以聞請捕繫司直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佯邪不傳事何也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多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胡建

按漢書本傳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

欲誅之遇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上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殊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客不入軍軍客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由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更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更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微傷主家如建報無他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更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杜延年

按漢書本傳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

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還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賊之非匿反者適匿為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待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還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復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旨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前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爭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于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好為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問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謹誚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及丞相終

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權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昭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類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皆封侯益土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嘗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遺更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上以璽書讓延年延年乃選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

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緩嗣

杜緩

按漢書杜周傳延年子緩少為郎本始中以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還為諫大夫遷上谷都尉屬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數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尹賞子立

按漢書本傳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潁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遺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乃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更受賂報讎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吏更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抱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

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以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効以爲通行飲食羣盜竊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晝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與出瘞寺門桓東榻著其姓名百日後遇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塲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實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賞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者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安關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還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賊愼母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蕭育

按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子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卽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才能除爲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自脫何服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奉育有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

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鄴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著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羣輩爲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期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巳亡拘于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爲人嚴猛尙威居官數免稀還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爲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

蕭咸

按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子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蕭由

按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子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爲定陶令

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項之制書免由爲庶人哀帝崩爲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咸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何武

按漢書本傳武字君公蜀都郫縣人也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于宣室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褒爲待詔武等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爲郎典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遷爲郾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耆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稅緣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體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適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

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進門謝恩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聖田頃畝五穀美惡已過見二千石以爲常初武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爲大司農其兄子爲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郎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爲具名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驚下未嘗省見顯等甚慚退以謂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適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其守法見憚如此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爲清河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災害什四以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爲諫大夫遷兗州刺史入爲司諫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舉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虛僞武坐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爲廷尉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爲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即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封祀鄉侯食邑千戶祀鄉在邯鄲不其京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樊之博望鄉爲祀鄉侯國增邑千戶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

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爲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一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爲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爲中尉初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語在朱博傳惟內史事施行多所舉奏就爲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畱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爲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寬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武由是復徵爲御史大夫月餘徙爲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王邑爲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爲莽求特進給事中哀帝復請之事發覺太后爲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爲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太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

皆舉莽武爲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爲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爲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武就國後莽浸盛爲宰衡陰誅不附己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郡國家傑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

理正檻車徵武武自殺衆人多冤武者莽欲厭衆意令武子况嗣爲侯諡武曰刺侯莽篡位免况爲庶人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七百七十五卷目錄

政事部名臣列傳五

後漢

孔奮

馮魴

周紉

樊準

董和

霍峻

何祗

呂乂

王連

衛繼

魏

臧旻

袁渙

張承

楊沛

司馬朗

裴潛

鄭渾

張輯

衛臻

鍾毓

李恂

鄧彪

周榮

宋登

馬良

張裔

王離

劉幹

向寵

楊洪

張祇

張範

國淵

任峻

司馬芝

徐宣

和洽

劉靖

王觀



官常典第七百七十五卷
政事部名臣列傳五

後漢

孔奮

按後漢書本傳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爲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載彌竟州澤惟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氐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雷者爲羣氏所信向奮乃率厲鍾雷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以置置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

拜爲武都太守奮自爲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爲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爲清平

李恂

按後漢書本傳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頽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還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遣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遣恂匈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北匈奴數斷西城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得通恂設購賞遂斬幽州帥首軍門自是道路夷清感恩並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叛恂到田舍爲所執獲光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時蒧荒司空張敞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

馮魴

按後漢書本傳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葉馮城因以氏焉秦滅魏遷于湖陽爲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畔魴乃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壘以待所歸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

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飭飭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飭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卿爲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得全死無以爲報思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飭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飭自是爲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衆唯飭自守兼有方略

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拜虞令爲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還郡令後車駕西征陝西潁川盜賊羣起郡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飭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飭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飭詣行在所帝案行關處知飭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鬻剔負鈇鎖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飭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飭誅之飭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飭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八代趙熹爲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爲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飭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士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爲執金吾飭性矜嚴公正任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留飭宿衛南宮建初三年

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爲五更詔飭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

鄧彪

按後漢書本傳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鄆侯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爲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還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爲太尉彪在位清白爲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和帝即位以彪爲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內侯永元初實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實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實氏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於位天子親臨弔臨

周紆

按後漢書本傳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爲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爲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難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收考姦賊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爲辭案條教爲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爲渤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

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無奢常築壁以自給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爲郎再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棄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日本問貴戚若馬實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皆以激切爲事貴戚踴躍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黃鸞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鸞鸞首與爭延遂拔劍擬鸞而肆言恣口爲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遺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黃出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數爲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爲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免歸田里後實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僭仆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隨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爲御史中丞諸實雖誅而夏陽侯璜猶尚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按夏陽侯璜本出輕薄志在邪辟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策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曾私不爲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燭火雖微卒能燎野

履霜有漸可不懲宜尋呂產專橫之亂未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環歸國紆還司隸校尉六年夏早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周榮

按後漢書本傳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賈景與賈憲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賈氏客太尉掾徐齡深惡之賈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賈氏賈氏悼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縱為賈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賈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鄧令擢為尚書令出為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歲餘復以為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於家詔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與為郎中

樊準

按後漢書樊宏傳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準少勵志行修備術以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華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遊意經籍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雖閭里之化豐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瑗邢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瞻瞻之良華首之老母誦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營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未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譽譽之忠習諫諍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實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嚴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官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御史中丞永元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饑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饑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羣神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之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

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贖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從置判揚執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罷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兖州準到部開倉廩食慰安生業流入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饑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并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準外禦羌寇內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威名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三轉為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為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宋登

按後漢書本傳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董和

按蜀志本傳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